



小城烟火

□ 古胜红

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，到过的可谓多矣。但甘南小城合作市，却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。

到了才知道，合作市的“合作”是藏语“羚羊出没的地方”的意思，这里有着“青藏之窗，雪域羚城”的美称。合作市平均海拔接近3000米，原本是一个离云端更近的地方，却有着质朴、纯粹、令人眷恋的人间烟火气。

合作城区四周被低矮的群山环绕着，无论向哪个方向望去，在不远处看到的都是山；城市规划很有章法，街道横平竖直，无论往哪个方向走，最后大概率都会走到山脚下。

我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看窗外晚霞尚未满天，就赶紧走上了街头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城市碧空如洗，街道非常干净。沐浴在灿烂夕阳下的合作小城，铅华洗净、纤尘不飞，让人感到安静和温暖。

我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，用了两个小时就把城区主要的街道走了一大半。路上出租车和私家车川流不息，人来车往，十分顺畅，路边停放的车辆排列整齐。便捷通畅的交通，极大增加了生活的舒适度，让人完全感受不到你追我赶的紧迫和人潮汹涌的匆忙。我迅速就对这座城市有了一种莫名的向往之情。

走在街道上，空气中弥漫着奶茶和奶酪的芳香，让人心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歌曲《草原恋》来，那句“不论我离开你多远，总闻得到奶茶的香甜”格外应景。也恰是甘南丰富肥美的牧草、成群的牛羊，还有美味的牦牛乳、酥油茶，让这里成为重要的特种乳生产基地，发展为一个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富有活力的高原城市。氤氲的奶茶中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欣欣向荣、生机勃发的气象。

祁连之鹿

□ 党正平

夕光把山脊浸成蜜色时，
你正低头，吻触金色的浪，
油菜花瓣缀满你的睫毛，
像谁失手打翻了星星的糖罐。

蹄尖轻叩大地的琴键，
啃食的声响比风更轻，
直到某个瞬间——
或许是云影掠过草尖的速度，
或许是远山褶皱里藏着的呼吸，
你忽然绷紧，像被弓弦弹出的月光。

脖颈划出优美的弧线，
四蹄腾起时带起一阵金雨，
整个花海都跟着摇晃了一下，
仿佛大地也为这警觉的美，
轻轻屏住了呼吸。

原来自然的诗行里，
最动人的不是悠然的啃食，
而是那瞬间的警觉里，
藏着的，对生命最虔诚的敬畏！

村史是条河

□ 万玉鹏

村口的老槐树，把年轮刻进云里。
一捧黄土，攥着第一粒谷种的呼吸。
祖辈们的咳嗽，惊醒了沉睡的犁铧，
他们的脚印，叠成田埂的褶皱。
井台上的绳痕，是时光咬出的茧；
水桶晃悠悠着，盛过多少晨昏。
石磨转着日月，纺车抽出星子，
炊烟在瓦檐打结，又被风拆开。
族谱里的名字，有的长成了石碑，
有的还在田埂上，弯腰侍弄青苗。
某个清晨，电线爬上了屋檐。
摩托车的轰鸣，惊飞了晒谷场上的麻雀。
老戏台的油漆剥落，露出木头的筋骨，
长长的文化墙，正把新故事
一笔一画，写进砖缝。
我们坐在槐树下，听白发人说古。
那些斑驳的犁铧，静立于村史馆，
而田埂上的草，仍在重复。
一个关于生长的，永恒的动词。
村史是条河，我们都是顺水的舟，
载着老槐树的影子，载着井台的月光，
在新的河床里，继续流淌——
每一粒新麦，都带着旧年的芬芳。

百花

第3338期

庆阳速写

□ 刘梅花

莽莽苍苍的时间荒原里，劲风，大雨，洪水，不停地剥蚀割裂，这片黄土地呈现出如叶脉一样的地貌——一道道沟，一道道梁，下到平川又上高山，高山顶上又是平川。黄土堆积后，形成平畴沃野，从周先祖公刘开始，这里就成为农耕文化的源头。史称“周道之兴自此始”。

在庆阳乡间行走，让人恍若穿行于时空隧道里，能清晰地感受到历史与岁月的痕迹。院子里堆叠起来的黄土塬。三千多年的古柏树，依旧郁郁葱葱。田野里露出半截陶片，有的地方可以翻出一大堆陶片。土崖上九层白灰面断裂层，预示着远古时代此地住了九代人——每一代人居住后，留下一层白灰。

湘乐古塔，镇远北石窟，南佐遗

址，秦始皇时期的石碌碑石灯，全是岁月的痕迹。如果时间是折叠起来的，那么陇东大地，就会一层一层翻开来给你看——喏，这是先周文化的源头，这是齐家文化一脉，这是秦直道……

南佐遗址附近的山崖下，有一个旧院子，十几孔旧窑洞，前几年还有艺术家居住。藤萝顺着崖壁往上攀爬，一直攀缘到崖顶，层层叠叠老绿的叶子覆盖了土崖，如同岁月覆盖了历史。院子里有巨大的老树，树上结满果子。树下有石凳石桌，还有一些盆盆罐罐。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内心的时间密码慢慢被解封，原始血脉觉醒，很想像古猿那样，噌噌地爬到大树上，摘了野果子吃，从这个枝子荡到那个枝子……

如果时光一直往上溯，这个山崖

下一定会有远古的南佐先民，他们最先住在简单的草棚里，地面上撒下一层白灰，祛除湿气和蚊虫。后来用简单的工具凿开窑洞，搬迁到窑洞里，依旧是那一层白灰，钻木取火，炙烤捕获的野羊。几千年过去了，南佐人撒下的那层薄薄的白灰层留下来了，烧过的木炭留下来了，陶器留下来了，让后人窥视到一丁点历史痕迹。

大地上的事物，一部分会消失在历史烟尘里。而残存下来的，一直钉在黄土塬上，呈现在我们眼前。

七月的庆阳大野里，庄稼田一片连着一片，蓝天，黄土地，青绿的庄稼地，哗啦啦流淌的河水，田野里劳作的农人，树木葱茏的村庄，一两声犬吠鸡鸣，让人觉得行走在汉乐府的意境里，一边唱歌，一边收获。

站在村子尽头眺望，金黄的麦浪簇拥着红砖黛瓦的房子。麦子熟了，熟悉的麦香盈溢在村庄。亲切的麦香又一次唤醒我对麦子的深刻记忆。

秋分时节，父亲将麦种撒向翻耕过的黄土地，像撒下无数个沉睡的梦，等待雨水的韵脚将它们唤醒。种子在寒露的霜色里蛰伏，在连绵秋雨中萌发。清晨的薄雾中，嫩绿的麦苗从润土里钻出，稚弱的麦秆顶着露珠在风中颤抖，摇曳出一地碎银。

在这写满期待的“稿纸”上，麦子铺陈自己平凡而伟大的生命。

冬雪覆盖麦田时，“瑞雪兆丰年”的谚语从村东头传到村西头，老人们的喜悦难以掩映：“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！”大雪覆盖麦苗又托起希望，大地在酝酿一场盛大的绽放。

春雨唤醒麦苗，返青的绿浪间浮动着荠菜的清香。

春分后的麦田开始舒展筋骨。蹲在田埂上，听风掠过麦田的沙沙声，恍惚能听见麦子拔节的脆响。此时的村庄像浸泡在青麦汁里的琥珀，房前屋后都凝着青麦香。

清晨阳光穿透薄雾，针尖大小的穗状花簇满穗子，如星落平野。麦穗藏在麦芒编织的铠甲下，正静静地沉淀生命的重量。母亲蹲在田埂上，用粗糙的指尖捻开麦叶，见叶脉里流淌着丰盈的汁液，笑容不自觉爬上脸庞。

在我看来，最美的人间烟火，都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和一颦一笑中，是早晨的一碗汤面，是迎着朝阳的一次慢跑，是疲乏时的一杯热茶，是菜市场的喧嚣嘈杂，是广场上的轻歌曼舞，是晚餐后的街头漫步，是夜灯下小摊边的吆喝声，是三五知己相邀的街边烧烤，是每个普通人日常生活里每一个细节中的从容、淡定，是流淌在清淡时光中的岁月静好，是从细如毛发的人间万事中看到的阳光和快乐，是细细品味生活中的每一份温暖与惊喜——这应该就是许多人理想生活的模样吧。而这些，我在合作这座小而美的城市里都找到了。沉浸在小城的烟火气息中，我深深体会到，让我们时时向往的自由和诗意，不在远方，就在那每一个可以安放此心的“吾乡”。

□ 张丽娜

麦子上的村庄

垛化身为巨人，守望着大场中央攒起的麦粒堆。父亲躺在帆布搭建的小篷里守着一年的收成。听着蛐蛐清脆而欢快的叫声，恍惚间觉得整片麦田仍在生长。露水凝结的清晨，场边留下野兔觅食的足迹，在大地上写下生动的句读。

屋顶上的烟囱最先品尝麦香。灶膛里燃烧的麦秆带着草木灰的焦香，与铁锅里翻腾的新麦馍的香气交融，诠释了人间烟火的朴实与醇美。端一碗飘着麦香的面条，碗里盛着的便是整个村庄的魂。

固守在村庄的麦子，教会人们如何与岁月相处。坚韧而勇敢的麦子，是村庄根脉的延续。麦秆化作炊烟，麦粒用以果腹，麦壳回归土壤——这是最朴实的生态循环，也是村庄生存的智慧。

站在麦田中央，听见风穿过麦芒的沙沙声，藏着无数个丰硕的隐喻。麦子的根须穿透腐殖土，触碰到土地的脉动。麦穗的芒刺指向苍穹，丈量着生命的厚度。庄生长在麦子的根系里，等待每一个节气的召唤。

夏日浆水味

□ 吴玉琴

夏日的烈焰舔舐着空气，蒸腾的暑气织成一张密网。此时，婆婆的那坛浆水便成了最稀罕的荫蔽。顶着灼目的日头归家，捧起一小碗兑得温温的浆水，仰头灌下，凉意混合着酸香在体内洇开，像无声的山泉漫过焦渴的河床，五脏六腑的燥热悄然被逼退几分。

厨房角落里那个敦实的双耳陶坛，自我成婚起便在那里。曾向婆婆请教过浆水的做法。她说，得先有“引子”。需从善养浆水的人家求来几勺，将煮过面的面汤澄得透亮，徐徐注入坛中，再把洗净的毛芹、包菜叶在滚水里略焯过，小心放进去。末了叮嘱，器皿最好是陶土烧的，浆水要勤搅动，常更新。每舀出一些，就要补入新鲜面汤，方能源源不断地。若疏于照料，浆水会败坏，浮出一层惨淡的“白花”。

那年婆婆返乡前，特意将这坛浆水托付于我。家中少烟火，唯恐酸水败坏，我们便隔三岔五舀掉些浆水，再兑进新面汤。没承想，浆水竟很快枯败了。婆婆回来看看坛子，摇头叹息：“你糟蹋浆水，浆水气绝了。”她总有外人无法渗透的固执，“引子，根不能断。断了根，自家浆水就丢魂失魄，再酸不起来了。”

一碗酸香四溢的浆水面，最是熨帖肠胃。最难忘的却是婆婆做的浆水“雀儿舌头”。油锅烧热，炒香葱花蒜末，倒入浆水滚沸，再把玉米面、豆面或荞面擀得纸薄，切成小雀舌般玲珑的面片。看它们于沸水中轻盈打旋跳跃，浇上热腾腾、酸嗞嗞的浆水卤子，顶上堆一簇翠绿油亮的炒韭菜、嫩芹菜与红亮的油泼辣子盐菜。一勺入口，那酸香便沁入四肢百骸，消解奔波的劳乏。夏秋

相交之际，一锅煮得甜烂的南瓜、绵润的洋芋、鼓胀的玉米下肚，再啜一碗温热的浆水拌汤，熨帖肠胃，周身舒畅，连耳边穿过的风，也似裹上了一层绵密的温柔。

婆婆有句口头禅：“有盐没浆水的。”说的是无趣之人、寡淡之事。浆水之味本就清浅，更妙在那一丝隐隐的凉意，恰是酷暑中消解躁郁的良方。而浆水的酸，如缓缓舒展的脉络，得用大些的勺子舀，才能让那悠长的意韵在舌尖徐徐铺展，品出其中真味。

夏日归家，爱人总是直奔灶间。他端起一大碗炝好放凉的浆水，“咕咚咕咚”一饮而尽，末了长叹一声：“大热天，喝一气浆水，舒坦！”仿佛滚烫的滋味，尽被这一碗清凉般的酸香压服、抚平。

光阴荏苒，浆水这老滋味，不知不觉从我家餐桌上淡去。

夏日的热浪蛮横，翻滚的空气里，那坛沉寂的酸香猛地撞上心头。凭着记忆依样操作，竟真找回了当年的滋味。爱人下班到家，接过满满一碗浆水仰头灌下。“大热天，喝一气浆水，舒坦！”仿佛滚烫的滋味，尽被这一碗清凉般的酸香压服、抚平。

夏日的热浪蛮横，翻滚的空气里，那坛沉寂的酸香猛地撞上心头。凭着记忆依样操作，竟真找回了当年的滋味。爱人下班到家，接过满满一碗浆水仰头灌下。“大热天，喝一气浆水，舒坦！”仿佛滚烫的滋味，尽被这一碗清凉般的酸香压服、抚平。